**推荐一些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书和文章**

同学，你好，我这学期修了一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在这学期的近纲课上，我收获了很多。在课上，老师总会不经意地流露出对历史和现实的幽默的评价和反思，也会有意地冲击和丰富我们从小形成的单调简单的历史观。而在课下，我陆陆续续读了一些老师推荐的文章和书，一点点看完，也学到了很多。你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找个深刻而有趣的老师上一学期的近纲课，如果没有机会的话，我向你推荐我这学期看的一篇文章和三本书，应该会有助于你对中国近现代史的了解。其中的一篇文章是高华的《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另外的三本书分别是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和柯文的《历史三调》。

首先向你介绍一下高华的《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在高华写这篇文章之前，就已经有很多关于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的学说了，比如“失去民心说”、“人民选择说”和“历史规律说”等等。但是高华在这篇文章里比较全面和客观地分析了国共内战中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包括了军事、政治、经济、情报、政党领袖、社会改革等方面。在分析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时，作者根据他得到的史料描述整个事件和过程，并在描述过程中带有自己的意见和议论。如果你对国共内战感兴趣，这篇文章值得一读。

另外我不得不向你介绍一下作者高华。高华是在新中国建立后几年出生的，在爱看书的父亲的熏陶下也很喜欢看书。关于高华的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是高华从十二岁到二十二岁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恰好是文革的十年，这个经历想必是他终身难忘的。比较幸运的是，高华由于家庭背景的原因，不能与同龄人一起去参加游行，当红卫兵，去四处批斗。在文革这动荡危险的十年中，由于父亲被打成“右派”，作者不得不时时担忧和谨慎。在这十年中，作者通过书籍来慰藉自己疲累幼小的心灵，如旁观者般见证和反思了文革的荒唐和恐怖，也逐渐培养起对历史的兴趣。

在高华的少年和青年时代，他所处的环境是要“革命革命”，而当高华在南京大学当历史教授时，由于他诚实的学术观点不被政治环境所容纳，他所处的环境仍然是非常“革命”的。恰好高华所研究的领域中国近代史也是一个动荡不安、血雨腥风的时代。可以说，高华的一生，不论是生活，还是研究，都与“革命”有关，他还把他近二三十年的部分论文收录成《革命年代》一书。可惜高华所处的恶劣的环境让这位优秀的学者在57岁即因病去世，然而高华坚守了作为学者的良知和尊严，他是以他的生命去生活和研究。你可以放心地从他的作品里了解“革命”的中国近代史而不用考虑作品是否受到了政治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由高华引出的关于历史学家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政治应不应该接受不合自己观点和利益的声音？历史学家该如何对待政治的影响？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

然后介绍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在此之前，首先介绍一下蒋廷黻的个人经历，因为他的经历对他写作的这本书有很大的影响。像我们九零后的学生应该没怎么听说过蒋廷黻了，但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前是非常有名的历史学家和外交家。他出生在清朝末年，从四岁到十岁在私塾读书，学习传统的四书五经，准备考取功名光宗耀祖，这种书生当求取功名、为国出力的思想从小就扎根于蒋廷黻的心中。随后蒋廷黻被二伯父安排去教会学校读书，而在他十七岁那年更是只身到美国求学。在二十世纪初，幼年蒋廷黻是在清朝末年度过的，那时社会局势动荡，随处是旧时代的事物。而在动荡的社会和时代中又有革命、西方科学文化等等的新事物。当少年蒋廷黻到了美国，他所处的环境就更加的西化和先进了。他认识到了西方社会的民主机制、科学文化、工业革命，这让他对先进的事物感到由衷的向往；也接触到许多伟大的德、意政治家的著作，这让他幼年模糊的入世有为的观念变成切实的民族观念。

蒋廷黻的经历的有趣之处在于，他所经历的清朝私塾、教会学校和欧美社会是一个渐变的环境——越来越民主化，文明化，近代化。毫无疑问，蒋廷黻能意识到什么东西是先进的，先进的东西是好的。但是在蒋廷黻追求先进和文明的过程中，他的民族观念没有随环境的西化而消亡，反而逐渐增强了。总之，蒋廷黻求学的经历给他带来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一个是对进步由衷的向往，一个是强烈的民族观念。当他有机会写一本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书籍时，近代中国遭遇的种种磨难使他的对进步的向往和民族观念喷薄而出，贯穿了《中国近代史》的全书。

当你在读蒋廷黻这本书的时候，迎面而来的，一定是他追求进步的热情和他真挚深沉的民族观念。他在总论中饱含感情地写道：“中国人的聪明不在任何民族之下。”“我民族何以遇着空前的难关呢？”“而东方的世界仍滞留于中古，我们是落伍了！”“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器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在这本书中，蒋廷黻主要把近代中国遭到的种种屈辱归结于中国的落后和中国人狭隘的家族家乡观念。蒋廷黻认为，想要中国不再受到欺凌，就要让中国近代化，建成近代的民族国家，这个时候，整个国家更加进步也更加团结了。

事实上，蒋廷黻的这本《中国近代史》奠定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础。我们中学的历史教材的很多观点都跟蒋廷黻的这本书相仿，许多观念、话语和分析框架仍然沿用这本书的。只是这本书是这个体系的开山之作，对事件的分析还没有公式化，呆板化，而且整本书倾注着作者真诚的思想，所以这本书非常值得一读。

另外，这本书存在一些问题。这本书总想要找出历史事件间的因果关系，总把近代中国所有事件的原因都简单地归纳为中国的落后和狭隘的家乡观念，但是很显然的是，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原因都是丰富的，多层次的，甚至可能是偶然的。这种简单化，可能使读者不再着重于对历史事件的分析；正相反，由于简单的原因竟产生了如此丰富、鲜活、重大的结果，读者往往会陷入震惊和强烈的情感冲动中。比如说，如果把义和团运动发生的原因主要归结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听众则会去谴责“帝国主义”，而认为义和团在进行正义的反抗，而事实往往并非这么简单。

尽管这本书有一些瑕疵，但这本书的影响力是无可置疑的，受到许多作品的沿用和模仿。不过，之后的一些作品却可能越来越简单化和公式化，并不如这本书热情和诚实。在你读了这本书后，你就能体会到这本书的优缺点和影响力，到时也欢迎你继续跟我讨论这本书。

第二本书是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目前，在我们阅读任一主题的书籍时，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由于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是无法直接接触到某些书籍的。这本书应该就是其中的一本。这本书中的某些知识可能是你未曾想过的，或者说与你已有的知识格格不入的，所以，单单由于它的稀缺性，就有必要向你推荐这本书。

现在简要介绍一下作者徐中约。徐中约在194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随后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来长期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任教，在1971年得到该校的最高荣誉“Faculty Research Lecturer”。作者徐中约受到过西方的学术训练，他的理论立场、观点、思想倾向和评判标准都是立足于西方文明的，所以他的这本书在大陆被禁掉了。但是我们应该对不同的立场和观念持宽容开放的态度，从不同的角度加深和改进我们对自己历史的理解，这也是我向你推荐这本书的原因。

在我看来，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这本书，并没有受到政治方面的影响，分析历史事件有理有据，语言客观平实。他在文中说，“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中国可以被看作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而美国则是西方文明的现代化身。它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相互碰撞。通过影响、融合和适应，这种碰撞既可以使原有文化扭曲变形，也可以使原有文化得到充实提高。只要双方和平共处、容忍差异、增进协调和谅解，就会出现一个史无前例的和平昌盛的新纪元。”事实上，这种融合和协调的思想不仅在于作者对中美的评论，还在于作者在书中力求做到不带政治倾向，态度不偏不倚和不局限于固定的研究方法。总之，这本客观平实而带有大家风范的书体现了徐中约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深厚的素养和研究功底，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第三本是柯文的《历史三调》。我个人认为这本书是我向你推荐的书中最重要的一本书，我们老师说，“如果你们这学期只能读一本书的话，那就读这本书吧。”这句话对你来说同样适用。为什么这么说呢？研究历史的书籍往往只谈论某个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但是《历史三调》这本书以义和团为例，讨论了历史存在的三个“调子”—事件、经历和神话，这三个“调子”反映了历史的自身的性质。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本书就跳脱出了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和意义之类的具体知识，给予了我们看待历史的方法和视野。将这三个“调子”联系历史和实际生活，你会收获很多乐趣，但与此同时，你也可能会就某个问题陷入沉思。如果你对历史和现实持关注、开放和乐观的态度，这些乐趣和困惑都将是有益的，所以如果你能读这本书就一定要找机会一读，我也十分期望在你读完这本书后跟你交流讨论某些问题。

在这本书里，历史的三个调子中的事件指的是，“历史学家为了理解和解释而把过去叙述成的事件”；经历主要是指“对于历史形成过程的直接参与，但它还有哲学层面的含义，即通过感觉来认知世界”；而神话指的是“神话制造者出于不同的原因而从过去提取某些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信息”，进而将这些信息打造成神话，常见的例子是神话制造者出于政治、意识形态、自我修饰和情感等方面的目的将历史事件中的某部分夸张歪曲成神话。一般来说，历史是由所有人过去的经历融汇形成的，而后历史学家将这些经历叙述成事件，神话制造者将这些经历制造成神话。

历史的第一个调子是人们自己的经历。

事实上，人们都是永远活在当下，感受和经历当下的。他们都无法再切实地经历之前经历过的事情，想要再回顾过去经历的感受时就只能依赖于记忆。然而纵使是岩石也会随时间流逝变得面目全非，人们的记忆当然也将随时间流逝变得扭曲和错乱。不过还好的是，人们能够将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过程和感受通过文字、录音和视频记录下来。周涛在《捉不住的鼬鼠——时间片论》里写道，“时间是一切生命的杀手和产婆”，时间对人们的经历的影响力不可谓不大，时间能将热爱化成仇恨，也能将仇恨化成热爱，能将真实隐匿成谎言，也能将谎言澄清成真实。

但是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往往被许多人忽略，那就是人们自己。人们或许并不在意个人经历的真实性，而在意个人感受和价值的连贯性，并且赋予现实当下以自己的意义。所以人们再回顾自己的经历时，就可能在不经意间按现实中自己的需要和感受重塑过去的经历，回顾的次数越多，过去的经历和感受就越变得“破烂不堪”。这难道不也是一种“神话”吗？是的，现实中的个人、历史学家和职业的神话制造者都有可能制造出神话，只不过制造出的神话对个人而言是有生活中的意义的，对神话制造者而言有政治上的意义，而对不受政治影响的历史学家而言，神话是要竭力避免的。

历史的另外一个调子是历史学家所叙述的事件。

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也没有人能活在真空里，历史学家在做学术的过程中也不得不考虑到政治因素。受到政治影响的历史学家的作品要么被加上了政治观点去实现政治目的，要么受到政治环境的重重阻挠；而不受政治影响的历史学家则能进行自由的学术探索，这不仅有益于学术的进步，还能加深人们对历史对世界的理解。前面提到的历史学家高华和徐中约就是很好的例子。由此可见，一个清明自由稳定的政治环境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也是众多历史学家梦寐以求的。

另外一个影响历史学家进行学术研究的因素恐怕也是他们自己。所有的写作都是一种自传，人们所表达出的思想都是基于他们的经历的，历史学家也不例外。如书中所说，“历史学家必须有意识地遵奉社会公认的关于准确性和真实性的强制标准”，“历史学家最重视的是根据知识层面的确当性而非感觉层面的确当性来勾勒历史画卷”。然而历史学家往往在研究中不经意地流露出自己的感情偏好，使他们对事物的看法受到自己经历的影响。但是实事求是地说，没有个人的经历，又怎么会形成个人的思想观点呢？称职的历史学家将会严格地约束自己，不带偏见地理解和解释过去，但即使是这样，历史学家们的作品也终究是他们自己的接近客观的思想和看法。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发生的事情已经无法重现，随时间流逝，历史的面目越发模糊，人们想要理解过去的事情，除了依赖历史学家相对客观的作品，人们更应该懂得神话是无处不在的，不可避免的，从而揭开神话的外衣，不断向真实的历史走去。

在这本书中，历史的最后一个调子是神话。

历史学家叙述的事件和神话制造者制造的神话都基于过去的经历，但无疑神话的影响力比事件和经历更大、更广、更深。我之前还没读这本书时，只知道人们可以就某些生活中的小事欺骗别人，比如小孩打碎了花瓶而对父母撒谎不承认。我没有意识到神话制造者可以就规模宏大、影响重大的历史肆意编造和篡改，而无数的民众就这样生活在被宣传的神话之中浑然不觉。对长期生活在神话中的人来说，神话之于他们如同空气之于飞鸟，水之于鱼，想要意识到神话的存在十分困难。然而神话终究只是神话，用严格的史料和审慎的分析就可撕下神话的外衣。这本书指出了历史有经历、事件和神话这三个调子的存在，这已经足够了。对读者而言，他们已经意识到了神话的无处不在而不会轻信各种言论，他们只需要用长久的实践和经历来对自己的探查力和辩证力进行不断地打磨。

谈到神话制造者制造神话把我们蒙在鼓里，若无某些特别的际遇（比如我的近纲老师把《历史三调》推荐给我，比如我把这本书推荐给你），或许我们此后都将一直被蒙在鼓里，我们固然会感到满腔怒火。但是辩证地来看，每个人都会制造对自己有意义的神话，神话制造者制造的神话就只对神话制造者自己有意义吗？他们制造的神话会不会对神话的听众有正面的意义呢？神话制造者如果出于善意制造了一个美丽的谎言，神话制造者有错吗？听众察觉到了善意的谎言之后该安稳地维持现状还是该寻找真相？有可能整个群体对自己制造神话吗？最后，当我们意识到某个神话的存在之后，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个神话呢？又如何面对神话制造者呢？当我们决心寻找真相时，我们该如何寻找真相呢?当我们深入地了解了过去的经历之后，在现实中我们又该如何做呢？这些困惑是在我读这本书的时候产生的，有的已经有了答案，有的还没有，如果你打算读《历史三调》的话，我十分期待继续跟你交流讨论这些问题。

以上就是我想要推荐给你的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些书和文章。按《历史三调》中的理论，上面的论述都是我个人的观点和看法，我也坦承我在谈论这些书和文章时带有一点“神话”色彩。如果你对某些内容感兴趣，能亲自去阅读这些书是再好不过的了，祝你有个愉快的历史之旅。